

鐵風巖劇叢書第二種 范德烈 主編

幹不了 亦得幹

封面設計

王嶺剛

M4
3234.6
332

B2
4
82

幹不了也得幹

陳怡策著

鐵風出版社印行

(獨幕喜劇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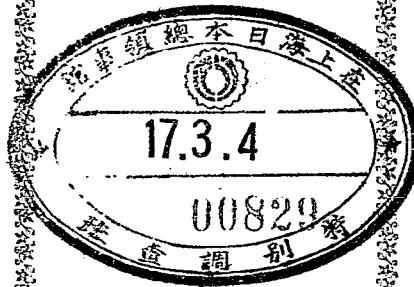
3 1761 3813 3

目錄

幹不了也得幹

瘋了的壯丁

東京第一號囚犯



幹不了也得幹！
（獨幕喜劇集）

劇中人物

富紳甲乙夫妻

富紳丙丁

男學生

女學生甲乙

軍官

憲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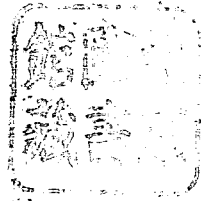
茶房

佈景：一旅館內的一間客廳。正面有雙扇門通外，門兩邊各有大窗，掛着長花布窗簾。左牆中間有門通另一房間。室內有大沙發，小沙發，桌椅，高座燈等。

這是晚上七點鐘左右的時候，電燈開着，一茶房正用開水壺向瓷茶壺內泡茶。

一會兒，左門門開，有談笑聲，只見富紳甲夫婦，富紳乙夫婦，富紳丙及富紳丁走出。大家都是肥頭大腦，而周圍的人物，各人或用小毛巾擦臉，或用牙籤拔牙。豐盛的晚餐之後，使他們暫時只好在屋內散步，以便助胃部消化。

富紳甲妻（對富紳丁）今晚上，你那個清燉雞實在是作得好。簡直說，只有那一個雞也就夠下飯啦。



富紳甲 不，太太，不是那個雞湯作得好，是那個雞湯作得好。大家說我的話對不對？

衆 對，對，那個雞湯真是作得太好喝啦

富紳丁 平常得很，平常得很。

富紳乙 你說是請我們吃便飯，想不到竟是這末一頓盛饌，真太破費啦。

富紳乙妻 希望我們能够常到你這兒吃這樣兒得便飯。

（衆人大笑）

（衆人各自選個地位坐下，茶房給每人上一碗濃茶，捏大水壺走出。）（富紳丁從桌上拿起一盒上等雪茄，送給每個男人一枝，分頭點燃，吸着。）

富紳丙（站起，對室中女人說）請二位「來得司」（Miss）准許我們抽煙。

（大家大笑）

富紳甲 瞧，這是標準的老摩登，就只一樣兒，太太是改良得小腳兒，離「標準太太」太遠。同太太鬧離婚吧，不敢，另外再找一個新對象吧，更不敢。這是他終身引爲憾事的。

（大家大笑）

富紳丙（已經坐下）缺德，缺德，他這話太缺德啦。

富紳乙（噴出一口煙）啊。飯後一枝煙，賽過活神仙。

富紳丁 你們看這個煙得味道怎麼樣？

衆 好，好。

富紳丁 這是朋友送我的，真正的四川金堂頭等雪茄煙，比西洋雪茄還好。可是這種四川

煙在四川抽着不好，要拿到華北去抽才好。……

富紳丙 哦，這話怎麼講？

富紳丁 四川天氣潮濕，煙不出味道。如果是拿到北平去抽，北方的天氣乾燥，煙的水分一出，再抽，嗯，那味道才舒服合適呢。……

富紳乙 原來還有這末些講究。可惜我沒到過華北。

富紳丙 希望他們趕緊收復華北，咱們好到北平去抽四川金堂雪茄煙去。

衆 對，對，贊成你這句話。

（大家或喝茶，或抽煙，或低聲談話，爲時約一分鐘。）……

富紳丙 今天的晚報來啦沒有？

富紳丁 （站起，往桌上一尋）晚報一來，茶房就拿進來啦。大概還沒有來吧。

富紳丙 武漢是丟啦，現在宜昌也丟啦。你們大家對於中國的前途的看法是怎麼樣？

富紳甲 唔，我的看法是……唔，話很難說。

富紳丁 你的看法呢？

富紳丙 我看，我看……我實在有點兒看不出。不過，許多人都說最後勝利是中國的，所以我天天在等最後勝利呢。……

富紳丁 也是道理。（對富紳乙說）你的態度呢？

富紳乙 我呀，我沒有態度。

（大家大笑）

富紳丙 （大笑）哈哈，他沒有態度，這話妙極啦，這話妙極啦。

富紳乙 老實說，要不是我有了個太太連累着，我早到前線兒去啦。別看我有了幾歲年紀，勇氣還有的是。什麼戰地服務團哪，游擊隊呀，我都敢幹，可惜我有這個太太，所以，所以……

富紳甲 得啦，別吹牛啦。我的老哥。記得不記得，有一天晚上，咱們回來走到旅館門口，有一個小孩兒打掙砲，把你嚇了一大跳。

(大家大笑)

富紳乙妻 (站起，有怒意) 我什麼時候兒連累了你？自己鑽在家里縮着頭不敢出去活動，倒會說我連累了你！(走往另一椅上坐下) 你做開兒的去作遊擊隊，服務隊，別管我。

(大家大笑)

富紳丙 得，得。(唱)「一言怒瘋了尊夫人，破口大罵你這季常君」。

富紳甲 我說，嫂夫人發脾氣是有理由的，(指富紳乙) 這你非賠個罪不可。

衆 對，對。來，來，向嫂夫人行鞠躬禮。

(富紳丙手拉富紳乙的臂至富紳乙妻前。)

衆 鞠躬，鞠躬。

富紳乙 (不肯鞠躬) 這是幹什麼？

富紳丙 (強按富紳乙鞠躬) 一鞠躬，二鞠躬，三鞠躬。

(大家大笑)

富紳丁 (阻止大家的吵鬧聲) 噓，大家聲音低一點兒。(手指右壁，低聲說) 這隔壁住了一位小軍官兒，脾氣很躁，時常干涉客人，同人吵嘴，據說是從前線上剛回來，看見

後方的事情幾乎什麼都不顧眼。咱們是「羣居終日，言不及義」，鬧得太兇咯，免不了惹得這位小軍官兒發脾氣，咱們可鬥不了他。

富紳甲 這是個旅館，他住他的，我們住我們的。這又不是他的家，他管得了嗎？

富紳丁 不是那麼說，這個國難期間，自然軍人的勁兒大些。俗話說「秀才遇見兵，有理說不清」，咱們何苦惹他呢？

富紳丙 你得了吧。你們怕他，我不怕他。他瞧我們不顧眼，我還瞧他不顧眼呢。（挑戰的態度走對右壁大聲說）混蛋！你別自以為怪不錯的。你有權利干涉別人嗎？真有本領，到前線兒去殺日本鬼子去，別逃到這後方吓乎老百姓。（說完，很得意的走回原坐）

（大家大笑）

軍官 （在鄰屋）王八蛋！你他媽的是什麼人，敢這樣兒的同我說話？（大家一楞，以為是鄰屋的回罵，都有點害怕。）

軍官 （在鄰屋）已經告訴你說，今天是九一八紀念日，我吃素。你怎麼又把葷菜給我端來？你這個當茶房的怎麼這末混蛋？

（大家見是鄰人罵茶房）這才放下心。

富紳甲 哦，原來今天是九一八，怎麼就給忘啦？該死，該死！

甲紳乙 要說該死，你早該死好幾回啦。

富紳甲 你真缺德。

富紳乙 你想，七七抗戰紀念那一天，街上又是演講，又是演戲，又是募捐獻金。那一天，你整整睡了一天沒起床。

富紳甲 (阻止他) 喂，喂，七七獻金，你獻了多少？

富紳乙 那一天我親自上獻金台，獻了法幣五毛。

富紳甲 啊，你是本地得大富戶，才獻了五毛大洋。你還不該死？

富紳乙 說我是大富戶，未免有點兒言過其實。萬兒八千塊錢手裏還有，可是我只能捐五毛錢，其餘的我還留着預備長期抗戰呢。

富紳丙 得啦，得啦，誰也別說誰。我看咱們這幾個人真是一羣老……

軍官 (在鄰屋，接說) 混蛋，混蛋！給我另找一個房間，這個房間得四鄰太鬧，我要一個清靜一點兒得房間。怎麼會沒有呢？

富紳甲 咱們在這兒談話，他在那兒接話，這真別扭。

富紳丙 別聽那些個，如果他以後再來找岔兒，教我去對付他。現在閒話少說，言歸正經。我提議，咱們打四轉兒好不好？

富紳乙 咱們六個人，太多，不好辦哪。

富紳丙 咱們作夢啊。

富紳丁 我，叫茶房拿牌來。(開門，喊) 茶房，把牌拿來。(茶房在外而應聲)
軍官 (在隣屋) 茶房，給我叫一個電話，發備司令部。

富紳丙 今天在那兒打？這屋裏寬敞、痛快點兒。

富紳丁 不，不，還是在裏屋兒吧。國難時期，躲避點兒，少惹是非為妙。

富紳丙 你老是胆兒小，怕什麼呢？

(富紳丁對富紳丙作耳語) 好，好，就在裏屋兒，就在裏屋兒。

(茶房手提一盒麻將牌另拿一張小報紙。)

茶房 晚報。

富紳乙 給我。(接過晚報，展開，大家圍攏着閱看)

茶房 牌擺在那兒打？

富紳丁 (邊閱報，邊回答) 裏屋兒，裏屋兒。

(茶房走入裏屋，聽見他在裏屋拉桌子聲，往桌上倒牌聲等。)

富紳甲 (閱報，興奮狀) 哈，昨天打掉二十九架日本飛機，痛快，痛快。

富紳乙 (不再閱報) 日本的飛機真不行嗎，中國是越打越強。沒錯兒，最後勝利是我們的。

富紳丁 (仍在閱報) 可是××一方面的戰事……

富紳丙 怎麼樣？

富紳丁 這上邊兒，××戰況激烈，據我看報的經驗來說，凡報上一說某處戰況激烈，那就是那一個地方有點兒那個啦。

(茶房由裏屋來)

茶房 都擺好啦。(走出)

富紳乙 日本的機械化部隊實在有點兒兇。

富紳丙 我說，咱們莫談國事，打麻將要緊，來。(走入裏屋)

富紳甲 你們先打去，我同太太先作夢。

富紳乙 也好，給你們夫婦倆一個機會在這兒談愛情吧。

(衆人一笑，走進裏屋，只餘富紳甲及妻。)

軍官 (在鄰屋) 茶房，警備司令部的電話給我再叫，非叫通不可。

富紳甲妻：你想這個地方會不會被轟炸？

富紳甲：很難說。一時許不要緊。

富紳甲妻：我看咱們還是決定往峨嵋山去吧。那裏又可避暑，又可以避難，不是兩全其美嗎？

(敲門聲，進來一個男學生，手拿白布旗，寫第一募捐條。甲女學生，肩背白布錢袋。乙女學生，手拿紙本子，鉛筆。三人進來，很客氣對富紳甲夫婦行禮，富紳甲夫婦仍坐着，處以冷淡的態度。)

男學生甲：先生，太太：今天是九一八，是七年前，日本帝國主義進攻我們中國的紀念日。從去年起日本強盜又佔領中國更多的土地，殺害我們更多的同胞，可是日本強盜的野心是無想吞掉整個兒的中國，殺盡我們四萬萬五千萬的同胞。

(裏屋打牌的四個人這時也都慢慢走來看究竟。)

(乙女學生見人多，想作進一步的說服工作。)

女學生乙：諸位先生，諸位太太，中國已到了最後關頭，現在只有一條路，永久抗戰。大家要萬眾一心，抗戰到底。要有錢的出錢，有力的出力。我們是第一募捐條，請諸位先生太太隨意捐幾個錢。

富紳丙：(走近三學生前) 剛才你們的演講還不夠勁兒，應當這末說：諸位先生，諸位太太，中國四萬萬同胞不分老幼，不分貧富，要站在一條戰線兒上，誓死抵抗。要流出最

後一滴血！我們要抗戰必勝，建國必成！有錢的要多多出錢！有力的要多多出力！中華民國萬歲！中華民國萬歲！（後幾句像口號式的說出）瞧，比你們說的好不好？

三學生：好，好，好！先生比我們高明得多。請隨意捐吧。

富紳丙：錢哪，沒有。（退往一邊）

富紳乙妻：我們不是不捐，是信不及你們。

衆：對了。

女學生：我們都是愛國的熱血青年，請看我們的徽章。

（三人舉示胸前徽章）

女學生乙：諸位無論捐多少錢，我們都記錄在這本賬上，給你收條，將來還要在各報紙上公佈諸位的姓名。

富紳丙：（對學生說）走，走，我們現在還忙着呢，沒有功夫同你們說廢話。（對打牌的人）走，走，還繼續打我們那四轉牌。（對富紳甲及甲妻）你們倆還得作會兒夢。

（打牌的四人剛要進裏屋時，只聽鄰屋人說話。）

軍官：（在鄰屋）混蛋，混蛋，混蛋！

（大眾一夥打牌的四人走進屋裏）

軍官：（在鄰屋）警備司令部，電話叫不通也得叫。再叫不通，我槍斃你。

女學生乙：請各位多少捐一點兒吧。

富紳甲：好，（對妻說）你拿出一毛錢給他們吧。

（富紳甲妻從錢篋內取出一毛給乙女學生，并接過收條。）

三學生 謝謝。(三學生走出)

富紳甲妻 現在最熱烈作救亡工作的，恐怕還是這些青年男女學生。

(裏屋打牌聲)

富紳丙 (在內) 你非打那一張白板不可。

富紳乙 (在內) 我非不打不可(走入外間)

富紳丙 (追出) 你打了我的大三元就成啦。你說過打白板，爲什麼不打白板，偏打東風？這不是豈有此理嗎？

(富紳乙妻及富紳丁隨出)

富紳乙 我愛打那一張就打那一張，你管得了嗎？

衆 (勸止) 算啦，算啦，爲一張牌吵架，教別人聽見笑話。

富紳乙妻 打牌沒有牌品。

富紳丙 誰沒有牌品？

富紳乙 可惡！

富紳丙 你可惡！

衆 不要吵啦，看人笑話。

(兩人繼續吵架，衆人極力勸解)。

(軍官，憲兵，破門而入。軍官怒氣冲冲，手指室內各富紳。)

軍官 混蛋，混蛋，混蛋！

富紳丙 素不相識，一進門兒就罵人混蛋，這是什麼道理？

軍官 混蛋，混蛋，混蛋！你就特別得混蛋！罵你們混蛋還是輕得，我還要槍斃你們呢。

我問：你們在這兒幹什麼，吵什麼？

富紳乙 哦，我們在這兒說笑話呢。

富紳丙（急插嘴）我們討論一個國家的問題，意見不同，爭辯得很激烈。

衆（附和）對啦，對啦。

（憲兵這時走到左室門口）

軍官（大聲）混蛋！

憲兵（手指左室）在這兒討論打廬將救國的問題，是不是？

富紳甲 也不過在這兒玩玩一玩玩兒。

憲兵 國難這樣嚴重，這是大家玩兒的時候嗎？

富紳丁 念我們是初犯，請二位饒我們這一次吧。

（憲兵走近軍官，耳語）

憲兵（對衆人）說，你們願意死，願意活？願意死，我把你們帶到警備司令部，槍斃了你們。

富紳丙 請二位原諒吧，我們願意認罰。

軍官 那末是願意活着咯。

憲兵 好，跪下，每人自己說三聲『我不是人。』

（衆人面面相覷）。

軍官（厲聲）跪下！

(衆人只得慢慢跪下。)

憲兵 (厲聲) 說!

衆人低頭開始說時，軍官與憲兵悄悄走出。

衆 (大聲) 我不是人，我不是人，我不是……

(衆人說到這裏，抬頭，發覺軍官與憲兵已去，即不再往下說，站起。)

衆 (低聲) 混蛋!

富紳丙 (大聲向門外說) 混蛋! 混蛋! 混蛋! 混蛋! (軍官與憲兵又進來，富紳丙爲掩飾起見，轉對屋內人，指罵。)

衆 對，對，對。混蛋，混蛋，混蛋，混蛋! 剛才這兩位武裝同志教訓你們的對不對?

富紳丙 (對衆教訓) 你們都是些昏聩糊塗，毫無心肝，麻木不仁的敗類，國家危殆到了這個地步，不知道盡自己的力量報效國家，竟躲在這裏偷閑苟安，醉生夢死。我要有手

槍，我一定都槍斃了你們! 你們自己說，該死不該死?

(軍官與憲兵這時掏出手槍。)

衆 該死，該死!

富紳丙 (很和氣的對軍官和憲兵說) 二位看對不對，我這樣兒教訓他們?

軍官 (用手槍對着衆人) 走!

衆 往那裏走?

憲兵 遊擊隊，戰區嚴防，隨便你們。

衆 我們幹不了這。

軍官 幹不了也得幹。走!

憲兵 走!

(軍官在門外等。衆人次第走出，憲兵在後押着)

(完)

瘋了 的 壯 丁 (獨幕劇)

劇中人 (以出場先後爲序)

- | | |
|---------|--------|
| 1. 算命先生 | 7. 傷兵 |
| 2. 道士 | 8. 瘋壯丁 |
| 3. 乙鄉民 | 9. 更夫 |
| 4. 丙鄉民 | 10. 保長 |
| 5. 丁鄉民 | 1. 巡警 |
| 6. 老鄉婦 | |

佈景

大街上，靠近高台階旁邊一破方桌，兩個方凳。時在某日的午前，暖和的太陽正照着。開幕時，一道士用竹馬引一穿道袍的算命先生到桌後坐下，幫忙陳設簡單的算卦用具，桌前布上寫着『問道于盲』四個字。

道士

先生，你要當心你身上穿的這件道袍，啊。因爲這是我偷出來給你用的，如果弄髒咯，我師父看見咯，問起來，他是要見怪的。

算命

(說話帶山東口音)我早就知道啦，你何必天天囑咐我呢？你說我那一天把他弄髒過？

道士

我是怕你弄髒咯，我不好交代。你知道，我担着不是呢。

算命

好我知道啦。(稍停，這時已陳設完畢)喂，待一會兒你來算一卦，哦。

道士

算命

道士

算命

道士

算命

道士

算命

（一愕）我來算一卦？哈哈，別人不知道，你這一套騙人的把戲還是我教給你的。你這籠裏裝略幾個米，我還不知道嗎？哈哈，來我算一卦？你這虎我嗎？

喂，喂，你別嘖嘖，兩邊有人來沒有。

（向兩邊一望）沒有沒有。

「睜開眼，又四外一望」你聽我說，我在這兒已經擺攤兒擺略好幾天了。可是生意不好，一天頂多弄五六毛錢，回頭你把道袍脫略，趁個機會，假裝着來我這兒算一卦。不管我對你說得對不對，反正對也是對，不對你也說對。這末一來，引上竿兒啊！

哈哈你真是越想越妙，越弄越巧。好，我，我今天再幫你個忙。可是你，得略錢，咱們二一添做五。

咱們不是已經在你廟裏頭講好了嗎？怎麼以前是三七分賬，今天忽然又改變成二一添作五了呢？

喂，以前是以前，今天是今天，這叫作目下一言爲定，早晚市價不同。你想，你一個下江人，來到這兒，無依無靠，誰也不敢收留你。住店沒店錢，吃飯沒飯錢。廟裏師父也不肯讓你住。多虧我好心好意，背着師父偷偷兒的把你留在廟裏住着，吃着。出來擺卦攤是我給你出的主意。你穿的這件道袍，是我偷偷拿我師父的，寫的是叫你裝費像點兒，對半分賬，算過分哪？

呃，我的兒子去當兵，現在一點兒消息都沒有。山東我的家鄉被日本鬼子佔領，我一個人逃離出來，找兒子又找不到，手裏已沒有半文錢舉目又無親無友，雖然

道士

翻卦攤，可是我又不行，一天能弄到幾個錢呢？難道你老哥還不應該可憐可憐我嗎？要不是日本鬼子，我不會窮到這個樣子啊！

你說的是真是假，我都不管。可是，你這個法子是我給你想出來的，你這攤子上的東西是我出錢預備的，你這一件道袍道帽是我偷偷借給你用的，就是你用這張桌子，這兩個凳子，連這根竹棍，也都是我給你借來的。對半平分，我還是客氣着呢。你若是不願意，這些東西我還送還人家。

算命

好，一切依你。你怎麼說，咱們就怎麼辦吧。

算命

△遠處有人聲。

道士

有人，我一會兒再來吧。走出

算命

「急閉眼，向道士囑咐」你一會兒把衣服換一換再來，別叫人認出來咯。

算命

△乙鄉民約四十餘歲，走人，坐台階上，脫衣，捉蚤，搔癢，晒太陽。

算命

「偷睜眼望」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龍巳蛇午馬未羊申猴酉雞戌狗亥豬「用手指指算盤，口中仍念念有詞，只是以下字音不清，時時偷望乙鄉民，但乙鄉民只是捉蚤，搔癢，并不理他。」

算命

△乙鄉民繼續前態，口中呼喚着戲劇，「二簧或其他土調戲」。

算命

△算命先生只好乾乾的自己着急別人不上竿。

乙

△遠處有談笑聲，只見丙鄉民約五十歲與兒子丁鄉民約六十餘歲一同走入，與乙鄉民打招呼。

你們倆往那兒去呀！

丙 丙 乙 丙 乙 丁 丙 丁 乙 丁 乙 丁 乙 丁

丁

還不是——

還不是閑着，沒有事幹。

今天太陽好，來吧，坐在這兒，晒一晒，擺龍門陣。

△丙平一笑，坐台階上。

往年到了這個時候，十天有九天下雨。今年天氣可真怪，差不多天天有太陽。唉，就怕雨不足，莊稼要吃點兒虧。

（因聲再問）啊？

（大聲對丁）他說今年下雨不夠，怕明年莊稼不好。

（點頭）不要緊。就是再晚一個月再下雨，也還不妨事。

（問丁）你的大孩子在那一道前線兒上？

（誤聽）鹽又漲價啦？

△乙丙大笑。

（大聲問丁）你聽錯啦。我問你，你的大孩子現在在什麼地方打仗？有信來沒有？

哦。以前他來信說是在江西。這又有兩個多月沒有來信啦！

（稍停）你的兒子不是也中了籤，已經當上了兵沒有？

他是中的第二批籤，現在他一時還不去呢？瞎，去就去吧，中國今天到了這種地步，眼看到亡國滅種的大禍，像咱們這樣窮人家的孩子，要再不去叫當兵出點兒力，不是也太沒有心肝了嗎。

這話很對，中國和日本打仗快要兩年啦。

就拿咱們這兒保長來說，從前聽說他爲抽壯丁的事，他總想躲點兒躲。可是他越想躲，事兒越難辦。近來他認起真來啦，也不躲躲，近來無論是抽壯丁，派捐款，他竟弄得一公二道，事情越辦越難。

中國人實在再別自己跟自己搗亂啦，現在大家一條心，富人出錢窮人出力，趕緊把日本鬼子趕出去，比什麼都要緊。

（同聲）對，對，對。

丁 算命

（忽然把桌子一拍，嚇了大家一跳）東方甲乙木，西方庚辛金，南方丙丁火，北方壬癸水，中央戊己土。

丙 算命

先生，先生，你看中國同日本打仗還要好多時哇？

今年戊寅是虎年，自然日本鬼子要猖狂幾天。可是明年是己卯，兔年，明年日本鬼子就變成了鬼子。你們想一想鬼子還能再有多大本領呢？據我算起來，日本不會再支持三年。他自己，就要垮台咯。

△道士去換道士服，便裝走入。

道士

（走近掛桌，假裝）先生，請你給我算一卦。我母親病很重，你算一算看有什麼危險沒有。

算命

好，你抽一籤吧。（道士抽一籤遞給他，他用手摸籤）不要緊，你母親的病雖然很重，可是明天就有轉機。（忽然大叫了一聲）啊呀不得了，不得了！怎麼啦怎麼了？

道士

算命 有妖怪伏在你母親身上，怪不得她的病那樣重。

道士 真的嗎？

算命 我騙你幹什麼？

道士 我母親又不在這兒，你怎麼看見有妖怪伏在她身上呢？

△丙丁漸站起來看。

算命 我不是看到的，我是嗅到的，從你的身上。

道士 從我的身上？

算命 你是從你母親那裏來，我嗅到你身上有一股子妖怪味道。

道士 是一種什麼的妖怪。

算命 噫，噫，我現在不能說，這個妖怪靈敏得很，我在這兒一說出來，他就會聽見，

那就更要鬧得兇。

道士 先生你會捉妖怪嗎。

算命 我常常給人家捉妖怪。

道士 （跪求）先生請你救救我母親吧，你要多少錢我給多少錢，只要能捉住妖怪。

乙 先生，那裏不是行好的，就請先生去費一費神吧。

丙 是的，可憐可憐他這個孝子吧。

算命 好吧，今天晚上去。

道士 （站起）謝謝先生。（擬走）

算命 （叫回他）噫，噫，你還沒有給錢呢。

道子

我以爲今天晚上可以一塊兒給呢。

算命

卦錢先給，捉妖怪另算賬。

道士

卦錢多少？

算命

一元不嫌少，十元八元不嫌多隨便你。

道士

我這兒只有兩毛錢。（給錢）

算命

沒有關係。（接錢道士走去）

丙

這位先生真有一手！（推丙）你算一卦吧？

丙

我不，我不。

丁

我來算他一卦。（對算命先生）先生我算一卦。

算命

好，你抽一根兒吧。

算命

△丁抽一籤，遞給算命先生。

算命

（摸籤）上中。問什麼？

丁

我的兒子在前線打仗，好久沒有信來。請你給看一看。

算命

在前線打仗雖然是危險的事情，可是有福的人，就是在槍林彈雨之下，砲子從身邊飛來飛去，連受傷都不宜受傷。沒有福氣的人就是不出家裏的大門，也是會死

掉的。

丁

那末我的兒子有沒有福氣呢？

算命

你聽我說呀。所以打仗一點兒也不可怕，只看你有沒有福氣。你的兒子現在不但

沒有危險，而且要升成上等兵。

丁 算 命 嘆，他本來就是正兵。

哦，本來是上鋒兵（急改口）那我是說他不久就要升成掛長，將來他還有升到連長的希望。

（不覺作得意的笑）不會吧？

丁 算 命 咳，這是卦上顯的，我不說一句假話。

丙 你的兒子長得樣子倒是有點兒像個連長。

喝你的喜酒吧。

丁 乙 錢（作得意的笑，給算命先生五毛）這是伍毛，小意思，請收下吧。（算命先生接錢）

△乙丙丁邊向台階上移動 丁邊說，

其實我的兒子能不能升官倒是小事，只是他勇敢，就是爲國家受了傷，都是光榮得。

△三人又坐台階上

乙 丙 是得，只要是保住喀國家，比什麼都好。

△老鄉婦急急走近桌邊

老 婦 （手拍桌）不得了，不得了。（說完坐桌旁凳上）

算 命 那一個？什麼事不得了！

老 婦 不得了，不得了，我得兒子瘋啦！先生！

算 命 你的兒子瘋不瘋與我有什麼相干呢？

老婦 是你叫他瘋得，我當然問你。

算命婦 唉！我看你的兒子沒有瘋，倒是你有點兒瘋啦。

（拍桌）不要講！你聽啊。我只有一个兒子，全靠他養活我。因為我怕他被甲長拉去當壯丁，所以前天來請你想個方法，好叫他不當壯丁。你說叫我的兒子假裝瘋子。因為有病經病的人是不當壯丁的，我就照你的話去辦。沒有想到，昨天起，他真瘋啦。見人就說別人是日本鬼子，就打。你要說你不是日本鬼子，他打得更重一點兒。這可怎麼辦呢？

算命婦 哦，原來是這末一回事。可是我叫你兒子裝瘋，沒有叫他真瘋啊？

還有，不知從那兒變來一個傷兵醫院，這兩天我那個孩子整天往那醫院裏跑，那些傷兵整天對我兒子說，這個兵打死略幾個日本鬼子，那個兵殺死略幾個日本鬼子，弄得我這個兒子不去當壯丁也要去啦，他要是真的去當兵，我可以靠誰過日子呢？

算命婦 老太太，我叫你的兒子裝瘋，要被甲長看破略，還是要拉去當壯丁。如今他真瘋啦，那不是就真的可以不去當壯丁嗎？

老婦 可是，他真的瘋啦，我還指望他有什麼用呢？他不但不能養活我，我反而要養活他啦，結果我們母子就只好都餓死囉。

算命婦 噫，天下事很難兩全。既不願他去當壯丁，又不想他瘋，那我可沒有辦法。

△乙丙丁三人想笑。

老婦 （站起）我想他又是到醫院找那些傷兵胡說八道去啦。我去找他來，你把他治

好。

算命 唉，我又不是醫生。

老婦 不管你是不是醫生，反正你應該担責任，要不，我同你找保甲長說理去。（去）

算命 喂，喂！（喚婦不同）唔，這才麻煩呢！

乙 先生你天天給別人算命，為什麼不把你自己的命算一算呢？

△歌聲漸近，只見一病腿傷兵同一壯丁（他肩扛個傷兵用的拐杖當槍）用體操步伐邊走邊唱趙元任譜的「自衛歌」，進來。乙丙丁站起。唱完，大家大笑。

丙 同志，請上來坐，這兒陽光好，暖和。

丙 傷兵 好，好。（從壯丁手內接過拐杖，由壯丁扶上台階）你們在這兒幹什麼？

丙 還不是擺龍門陣。

△大家都坐下來笑。

乙 同志，你的傷怎麼樣？

傷兵 快好啦，快好啦，就是這隻腿還有一點小傷。

丙 （對壯丁）剛才你媽還在這兒找你呢。

壯丁 叫她到前邊去找我好咯。

△大家笑

傷兵 這位兄弟又說瘋話了。兄弟，你回去看你媽去吧。

壯丁 不，看見她，我的腦子就綑紮起來。我高興與同家們在一起，聽你們講前線上的故事。

同志請再講一個前綫的故事給我們「大家」聽一聽，好不好？

好哇。

講，講，我越聽越想聽。

日本兵在前綫打仗全靠大砲。沒有大砲，他們簡直不敢往前進。大砲總是像扇面形似的打。一個砲彈把地炸一個坑。他炸過的坑，你儘管蹲在坑裏，以後不會再有危險啦。有一次我們一排人，都蹲在炸過的坑裏等着。日本鬼子從遠處看不見我們，以爲我們都退了，就往這邊開，等他們走近，我們一齊從坑裏跳出來，衝上去。他們一連人真沒有想到幾乎被我們殺光啦。有幾個日本兵跪在地下直磕頭，說中國爹爹饒命！中國爹爹饒命！（大家大笑）我就是那一次受傷入略醫院，新近才搬到這兒的。

壯丁 你們看中國兵多末的勇敢！

傷兵 是的，是的。

丙 同志是那一省人？聽你說話好像有點山東口音。

傷兵 對啦，我是山東泰安縣人。

丙 有名的泰山就是在你們貴縣吧

傷兵 對啦，對啦。

算命 同志，你不算一卦，問一問運氣嗎？

傷兵 別看我是個老粗，我向來不迷信。

算命 抽籤算卦不算迷信呢。

傷兵

不用你來替我算，我自己早把我的命運給算定咯。以前是在前線上打日本，等我的傷差好咯，我還是要往前線上打日本去。

△老鄉婦走入。

老婦

（對壯丁）唉呀，孩子，我那裏沒有找到，你倒在這裏。爲什麼一天也不回家呢？難道你一點兒也不管我這老娘咯嗎？啊？爲什麼整天像這樣兒瘋瘋傻傻的呢？

壯丁

（稍近母親，一拱手道白似的）母親，母親，唉呀，母親哪：（以下唱成二黃或川調）「不瘋不瘋，我真不瘋哦，一心要到前線去當兵，殺盡了日本鬼子賊強盜，中華民族永享太平。」（由腰上拿出日本人面具自己戴上，略作兇惡樣子在台上走幾步。在台前，用粗大聲響做舊劇報名）我乃日本鬼子是也，奉了吾主牛魔王之命，前往中華民國搗亂，就此前往。在台上走一轉）來此已是，待我施展妖術便了。（卸下面具，給算命先生戴上。

算命

（被嚇一跳）嚇，這是那一個同我搗亂，我要罵啦，啊。

老婦

這就是我那個瘋兒子。一會兒，他過去略這個瘋勁兒就好咯。不然，他切跟你搞麻煩呢。這是你想得辦法，我現在也惹他不了。

△壯丁檢查出一個唐僧面具給傷兵戴上，自己戴上孫悟空面具拿起算命先生的竹馬當金箍棒，跑在傷兵面前。

師父有何吩咐，徒弟自當効勞。

壯丁

（假裝尊敬聲音）悟空，你們出家人是慈善爲本，方便爲門。你看前邊雲霧騰騰妖氣冲天，想必又是那些日本鬼在那裏惹是生非，與妖作怪。我命你前去捉拿小

鬼，不得有誤。

壯丁

得令。（站起）奉了師父命，前去捉拿日本小鬼就此前往。（走一圈，把金箍棒耍了一套。然後手搭涼篷四望）看前邊已是，待我捉妖！（拉住算命先生走一圈

後把他推倒地下。左腳壓住他的右腳手高舉竹馬）

算命

（卸卸具，旁白）今天我可真倒略靈了。（仍戴上）

壯丁

哈，下臥何人？

算命

日本鬼子。

壯丁

既是日本鬼子，爲何不在日本狗國好生過日，前往中華民國作甚？

算命

我是奉了牛魔王之命，前往中國搗亂。

壯丁

你可曉得我孫大聖的利害？

算命

大聖的名我是早曉得的了。只是牛魔王所差，概不由己。

壯丁

既然如此，請吃老孫幾棒。（唱）好一大胆的日本小鬼，敢來中國胡作非爲。今朝你在我孫大聖的手，管教爾嘗嘗金箍棒的甜滋味。（竹馬打他，他在地下滾呀

求饒。）

算命

噫呀，孫爺爺饒命，孫爺爺饒命，我日本鬼子從此再不敢來中國搗亂了。

△乙丙丁與傷兵走近大笑。

傷兵

（卸面具，阻止壯丁手中高舉的竹馬）兄弟，這個玩笑開夠了，不要再鬧，看打傷路人。

老婦

（哭着走近壯丁）孩子，看你這個瘋勁兒！若是打傷人，豈不是要媽媽陪着你吃

官司嗎？

傷兵 老太太，他是你的孩子嗎？

老婦 是的，老總。這位先生叫他裝瘋現在他真瘋了。你看這可怎麼好？

老婦 不瞞你說，老總。我怕抽壯丁，把兒子抽去，來問他領教。他說，可以裝瘋，我叫他裝着裝着，那裏知道真瘋起來了。

傷兵 （對算命先生你起來。）（他站起，卸下面具）這個老太太說得話是真得嗎？

▲這時壯丁也卸下面具。

算命 真倒是真得。不過……不過……

傷兵 喂，這就是你的錯。在這個國難時期，不去作點兒正經事兒，在這兒擺卦攤，說些胡言亂語的迷信話就是不對。不過你一個瞎子，還可以原諒你。可是你還要胡出主意，阻撓兵役，這是犯罪的。把他送區署裏去。

丙 問他是從那兒來得？

▲道士——仍穿道士服裝——很快的走入。

道士 （對算命先生）唉，唉，糟了糟了！查戶口的巡警來了，他聽說我私自在廟裏容留閒人，非教我把你交出來不可。得，得，以後我不敢再留你住在廟裏了。那不是巡警他來了。（巡警入，對巡警指命先生）就是他。

巡警 （對算命先生）現在是非常時期，後方治安非常重要，所以調查戶口，以及注意過往行人都是特別的嚴。這是大家都知道的。（大家點頭）那末，你（對道士）

背着廟裏當竊得，私自容留閒人，這是不對的。（對算命先生）你爲什麼一定要住廟裏？

算命 租房子，我沒有錢。住客店，我也沒有錢，你說教我住那裏去？

巡警 你是從那裏來得？（拿出本子鉛筆記錄）

算命 我是山東泰安縣人，自從日本佔略泰安，我逃難來到這裏。

巡警 你的名子？

算命 趙國安。

傷兵 趙國安？先生你可認識趙學明？

算命 那是我的兒子，我怎麼會不認識？可是他現在在前線打仗呢。

傷兵 爸爸，我就是趙學明。（急前，兩手扶住算命先生）

算命 （睜開眼）哦，你就是學明，我的孩子！

老婦 哦，原來你不是瞎子。

巡警 喂，你到底是瞎子還是一個有眼的？

算命 瞎，我一點兒也不瞎，因爲缺少錢化，擺算卦攤才假裝瞎子。

傷兵 爸爸，你幾時當瞎道士了？

算命 瞎，這是他（指道士）借給我用的。孩子，你幾時也來到這裏呢？

傷兵 我是從前年起，一直在安徽打仗。後來被調到江西，三月間，受咯點兒傷，先在漢口發病，最近醫院搬到這裏。

巡警 （拿起記錄本子）那末，既然這是同志的老太爺，找一處房子住。

道士 那末，請脫下這件道袍還給我吧。（指方桌等物）這些東西你以後大概也不再用了吧？

△傷兵幫算命先生脫道袍。

巡警 自然都不用咯。

老婦 可是我這個瘋孩子怎麼辦呢？

傷兵 放心吧，老太太，兄弟這個瘋病，就會好得。

△遠遠鑼聲

更夫 ；（由遠遠大聲說着走入）四隣鋪戶都聽着，今天有重要的好消息，請聽保長親自報告。

衆 什麼？什麼？

更夫 ；（又敲鑼）好消息，好消息，聽保長報告。

△保長入

保長 ；諸位，我們這一保一共有二千四百五十戶，抽中籤當壯丁的是三十二名。現在

政府規定，凡出壯丁的家屬可以領優待金。現在我們這一保的住戶共捐出了六百八十七元錢，出征的家屬，每家先領二十元。下餘的，以後再捐了，再分。我這裏有條子，這條子到我那裏領錢。（拿條子，抽出條子）你們這裏有沒有出壯丁的人家？

；，我的孩子……

保丁 長 ；你……

更夫 他叫張有光。

保長 不錯。(翻閱戶籍簿子)不錯，你的兒子張小黑今年四月出征。(合書內，把一張條子給丁鄉民)憑條到我家去領錢。

壯丁 保長，給我媽一張。

保長 ；(翻閱本子)你是那個名字？

更夫 唉，他還沒有中籤，這時不能領優待費，別瞎鬧！

保長 (合本子)，我說呢。沒有出壯丁，怎樣能領優待費呢。叱！

更夫 保長剛才報告的你沒有聽清楚嗎？

界 他是個孩子，別理他。

壯丁 哼，我是瘋子！看誰是瘋子？只要保長肯給我媽一份優待費，不用拉，我自己情願去當壯丁。

保長 不是這末說法。家裏出壯丁啦，自然要發優待費。若是沒有出壯丁，就發優待費，不是不合理嗎。(你想)

保長 ；(拉住他的袖子)從前有不願意當壯丁的，你硬拉。現在我自己情願去，你倒不叫我走啦。這是什麼意思，你說？(保長直嚷呀呼疼)

兄弟，你撒手，聽我說。

(撒手)我非去當壯丁不可。

保長，這位兄弟因為帶來傷兵醫院聽我們講前線上的故事，所以他非常興奮。既然他自己願去，這是再好沒有的事。我們不但不能阻止他，並且還應當佩服他。

家保長 傷壯

兵丁 長丁

請你先護給他母親一份優待費，我保證他去盡壯丁就是啦。
對對我們大家都担保他去！
也好。（遞一張條子給老婦）
（跪上台階頂端）哈哈，哈哈，哈哈！
兄弟你怎麼又瘋啦？
我一點兒也不瘋。（大聲）我要往前線打日本鬼子出咯！
△衆鼓掌，閉幕。

（完）

東京第一號囚犯

(獨幕笑劇)

劇中人物 (以出場先後爲序)

甲侍臣

乙侍臣

班長

衛兵一

衛兵二

天皇

皇后

西園寺兵

首相

外交大臣

陸軍大臣

海軍大臣

這是日本國的所謂「朝王見駕」的所在。但日本式的與從前中國式的大不相同。中國式的是南面坐而北面朝，日本式的是或東面坐而西面朝，或西面坐而東面朝。如今我用的，是西面坐而東面朝式，因日本是個信佛的帝國，天皇有「駕鶴西去」，「魂歸樂土」之

意。

這既然是個大殿，自然是富麗堂皇。台右是天皇的寶座，偉大崇高，以身體渺小的天皇每次升座的時候，常望而生畏，因他非經過若干台階，是休想升坐而冠冕的日本侵略中國已兩年多了，她的財政已窘迫萬狀，可是，說也奇怪，竟還沒有破產，因為寶座上還披着一副美觀而闊綽的圖案緞子——諸傳：不久，這塊緞子就要被送到當舖裏，為填補侵略中國的軍費之用。

寶座前面有一個大桌子，上面也有圖案式的椅布。桌上的佈置顯然受到中國文化的影響，有中國式的文房四寶。另有一個杏黃色的，類似中國劇台上用的印信，這就是天皇的國璽。

台的正面和左面，各有長椅桌，桌上有圖案式的椅布，桌面上放着文房四寶。桌後，各有靠背椅若干。這些椅子是由日本的魯班定製的，所以他的形式既不是中國式的，也不是西洋式的，而是混血兒式的。每把椅子上各有圖案式的椅披。

左面是拱形的高大正門，為出將入相之用。門外，顯示着許多柱子的走廊。台右面，後角處，有小小門，這是備天皇到廁所所用的。這裏只有門，並沒有門扇，所以可以望見些樹木之類的東西。

正面牆的上半截是玻璃窗，不但可以看見外邊的樹木，還可以從樹梢上望見夕陽的餘暉。

這正是新規定的升殿的時候，甲侍臣在後右角近御座處侍立，乙侍臣在左邊拱門口內右邊侍立，各穿日本式服裝與酒板木鞋，頭上梳着。拱門外，左右各站一個手持長槍，全

幅武裝的衛兵，與另一班長。

大家都很嚴，恭敬的站着。開幕後，有好幾分鐘，牠們竟是一絲不動，儼然而立。我們起初真以為牠們是泥塑木雕的。可是，人究竟是動物，牠們有點支持不住了，先彼此望了一望，繼而往寶座上一望，才陡然發現寶座上缺少一個天皇，不免開始紛紛議論起來。

乙侍臣 啊，我們的天皇呢？

甲侍臣 唉呀，我們的天皇呢？

班長 哈哈！（在拱門外走動着）難道你們才看見天皇還沒有駕到哇？哈哈！

甲侍臣 要是早知道了，也不裝這大半天蒜啦。

乙侍臣 照規定的時間已經過了半點鐘啦，怎麼天皇會沒有來呢？幸而各部大臣還沒有我來見駕。不然，豈不有失體統？

班長 （索性走進來）這個時間改的實在太不合適了。下午，五點至七點，剛剛是人們大家吃晚飯的時候。

甲侍臣 這也是沒有辦法的事情，爲避免中國飛機白天空襲，所以從今天起，把幾百年來的早朝改爲晚朝。

乙侍臣 對了，你看，（指後窗外的樹木）「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

甲侍臣 唉呀，你算了吧，我的詩人。

班長 哦，我明白了。咱們日本歷來都是早朝，今天忽然改爲晚朝，咱們的天皇沒有弄慣，所以攪忘了，也說不定。

乙侍臣 噓！有足步聲，（大家傾耳向小門路細聽）是不是來啦？

甲侍臣

（蹣手蹣腳走到小門口外望，然後回頭，向大家搖手）不是，不是。我想，天皇這會兒還不會就來，怕他老人家這時候還在御毛房裏呢。

班長

怎麼着，在御毛房裏？

甲侍臣

天皇近來胃口不好，鬧肚子鬧了好幾天了。現在正是他老人家上毛房的時分。

班長

哎呀，那可糟啦。各部大臣來了，難道都到御毛房裏去朝王見駕嗎？

乙侍臣

哎呀，你不要說啦。那成何體統？

甲侍臣

這樣子，班長，你先到外邊望着，如果各部大臣來朝，先請他們稍等候一下子。我到御毛房裏催一催天皇就來升殿。

▲班長向正門外走。甲侍臣向小門口走，但剛到門口，急退回原位。只見在日本人眼中所謂神聖不可侵犯的天皇出現了。他的靈魂或許是偉大的，但身材只有四英尺五寸。全副武裝，神氣十足。爬上御座，危然坐下。甲乙侍臣作九十九度的鞠躬，班長在門外喊敬禮，兩衛兵應聲行禮，天皇微微的低了一下御頭。

▲天皇於是「譬如北辰，居其所」，整襟危坐。餘人也都各在其位，肅然而立。半天，不見外面有任何動靜。

天皇

今天晚上，各部大臣有沒有在外邊候着要來見駕的？

甲侍臣

幸而還沒有人來。今天起，是新改的時間，也許他們沒有弄慣，會晚來一點。

天皇

以前早朝，總是我坐在這裏等候他們。有時候，甚至于教我白坐兩點鐘，他們竟一個人來見駕的也沒有。如今改在晚上，我還是規規矩矩的坐兩點鐘。

甲侍臣

這是祖宗留下來的規矩，每到上朝的時候，各部大臣沒有要事可以不來朝，可是

陛下是不能不按照規矩在御座上，坐兩個鐘頭的。
這也正可以表明陛下的偉大。

甲侍臣 對了，這正是陛下的偉大。

天皇 偉大，偉大，我不要被這樣的偉大。

乙侍臣 也許各部大臣害怕中國空軍白天來，都想晚一點上朝。

天皇 他們害怕空襲，難道我不害怕，我不是人嗎？

乙侍臣 陛下究竟比他們偉大些。

天皇 混蛋，你們簡直拿我開玩笑。

甲侍臣 （同時說）奴才不敢，奴才不敢。

天皇 （把桌子一拍，立起）我辭職啦，我不幹啦，皇帝這份差事我不幹啦。

甲侍臣 （同時說）請陛下忍耐些，請陛下忍耐些。

天皇 我可以給人家當個書記，我可以到百貨商店裏給人家管管賬，掙錢雖不多，可是

又舒服，又自由。皇帝這份苦差事我幹夠啦，再也不幹啦。（擬下御座）

甲侍臣 陛下，陛下，這是沒有辦法的，當皇帝的是不能辭職的。

天皇 爲什麼，爲什麼？

甲侍臣 自古以來，當皇帝的，只有老百姓革他的命的時候，他才可以不幹。不然。皇帝

自己是不能不幹的。這是我們日本的規矩。

天皇 那末，你們去教老百姓革命，去對老百姓說，我下命令教他們革命。去，去，還

緊去。

甲侍臣

(同時說)奴才不敢，奴才不敢。

天皇

我自己辭職，你們不讓我辭；我下命令教你們革命，你們又不敢。這份倒幕的差事我是非幹下去不可咯。噫！(坐下，悽然淚下)我這個倒幕的皇帝！每天，在皇宮裏邊，是這樣的沒有意思，出宮到外邊戲園裏看看戲，大家又不教我。每天，還要在這個殿上白坐兩點鐘。我簡直是東京的第一號囚犯。我情願這個時候中國飛機來東京空襲，在我頭上掉下一顆炸彈，把我炸死，那真救了我啦。

乙侍臣

請陛下忍耐些，請陛下忍耐些。

天皇

就拿和中國打仗這回事來說吧，當初陸軍部和海軍部兩位大臣——這兩個大混蛋——要派兵去中國的時候，我執意不准。我說，照理講，中華民族還是我們日本人的老祖宗呢。那有子孫去欺負老祖宗的道理？可是，那兩個大混蛋執意非派兵去打不可。他們並且還對我拍着胸脯說，戰事在兩三個月以內就可以完結，中國一定會屈服。日本得到勝利以後，還要請我去四川峨眉山上要幾天，跟山上的老和尚下盤棋呢。這可好，不但兩三個月沒有把戰事完結了，至今已經兩年多啦，弄得我們在國際的友國是沒有一個了，孤立了；國內要再派兵到中國去補充，已經是沒有肚子可抽了——少不得將來把我也抽去當個兵——；財政是越來越沒有辦法了，他們甚至要在我的身上想辦法，以為我這皇宮裏存儲的有私錢。哼，我那裏有私蓄？你們誰不知道我是一個窮光蛋的皇帝？一般老百姓是越來越不安

甲侍臣

乙侍臣

天皇

甲侍臣

天皇

甲侍臣

天皇

了，反戰的要反戰，左傾的要左傾，革命的要革命。他媽的，這都是陸海軍部兩個大臣鬧出來的。我看，他們不是去侵略中國，簡直是侵略天皇我嗎。我看，峨眉山我是定進不成。怕是到明年春天，我必須跪着迎接中國的蔣委員長來我們的富士山看櫻花啦。（哭）龜兒子，今天陸海軍大臣兩個來朝見的時候，我非跟他們兩個王八蛋大鬧一場不可，我不怕他們啦，我不怕他們啦。（哭）陛下，陸海軍部兩位大臣，尤其是陸軍部大臣，脾氣不好，性子有一點暴躁，陛下還是不當面跟他們衝突才好。

對。對。俗話說：「光棍不吃眼前虧。」陛下還是不當面跟他們那些粗野人一較兒。混蛋，你們這些混蛋東西都是吃我的飯，可是不跟我一心，跟他們一心。要知道我這個皇帝也不是好惹的。今天，我要發一發皇帝脾氣。要有一看，咱們這個小日本國究竟是他們當家，還是我這個皇帝當家？若是我這個皇帝管着他們，還是他們管着我這個皇帝？（仍哭）

（與乙侍臣對着，在沒有辦法中想出一個辦法。）陛下今天的玉體已經好些了嗎？胃口已經復原了嗎？不開肚子了嗎？我是不是去把馬桶提到這兒來？

不用，不用，馬桶我嫌不慣。待一會兒我還是到御毛房裏去拉吧。

陛下今天太煩悶了。我想，在各部大臣還沒有上朝以前，我是不是進去請皇后出來，陪陛下在這兒先耍一會兒，可以解解悶？

哎呀，你們不要再提皇后那丫頭吧。聽說，如今她跟陸軍大臣吊膀子，她心裏頭

那裏還有我這個倒霉的皇帝呢？

乙侍臣

這怕是陛下的誤會。陸軍大臣的脾氣有點暴躁，如今又是軍人的天下，陛下管理他們時常有點扎手。皇后是個心細的人，總想用一點軟法子，攏絡攏絡他們。這完全是皇后的苦心，決沒有別的意思。說皇后跟陸軍大臣吊膀子，那真是冤枉皇后啦。難道，她不愛天皇，倒去愛陸軍大臣那個流氓嗎？

天皇

哼，她媽的，她愛那個，不愛那個，我心裏都明白。

甲侍臣

諸陛下千萬不要誤會皇后，陛下是皇后心目中一個理想的丈夫，她不會不滿意的。

天皇

理想的丈夫，哼，對啦，只是她的理想的丈夫，決不是她的事實的丈夫。哼，遲早我是要跟皇后決裂的。你們瞧着吧，今天我就不理她，不睬她，我要給她一個臉色看看。

△說話不及，外面有腳步聲，大家都肅然的向正門外注意，從大家的屁股後，小門口，進來了皇后。她穿着日本服裝，頭上梳着大堆雲式的髮髻，背上背着行軍被包，腳上穿着踢踢踢的木板鞋。她緊走了幾步，站在御桌後橫頭，立整，手撫膝，很恭敬的向天皇行了一個九十度的鞠躬禮。

皇后

陛下您好？

天皇

（原來天皇是怕老婆的）皇后您好？

甲侍臣

（向皇后鞠躬以後）皇后您好？

皇后

怎麼各部大臣都還沒有進來朝見嗎？

甲侍臣 就要來的，就要來的。

天皇 皇后，你不在皇宮裏照料家務，莫非有什麼要緊的事來找我嗎？

皇后 好一大會兒沒有見你啦，心裏很惦記着陛下，您的肚子這會兒好一點嗎？

天皇 （欠一欠屁股，試一試。）這會兒好像不拉。

皇后 希望您多多的保重玉體。

天皇 謝謝你費心，皇后。

皇后 可是，我還有一件重要的事情來問您：宮內沒有米啦，今天晚上這頓晚飯就沒有

辦法。

天皇 哎呀，這一點小事還值得來問我嗎？你自己想個辦法不就得了嗎？難道還請各部

大臣在這大殿上來討論討論嗎？

皇后 哎呀，沒有米作晚飯，這算小事情嗎？不來問您，我去問那一個去？

天皇 哎呀，宮裏隨便找一點東西，偷偷的再去典當了，不就又可以過幾天嗎？

皇后 隨便找一件東西去當？噫呀，你說得好容易！你要知道爲了打仗籌款，宮內的東西

早就被那些軍人都搜括淨啦。就是剩下一點點，也早送到當鋪裏去啦。前幾天，

還是我向陸軍大臣借了一點錢，才過了這末幾天。

天皇 那末你就還向陸軍大臣再借幾塊錢不就行啦嗎？你跟他近來很要好的。

皇后 哎呀呀，可要把話說清楚咯，我跟他怎麼要好的？我怎麼跟他要好的？那個說的

，那個濫舌頭說的？（向甲乙侍臣一一輪看，甲乙侍臣低頭鞠躬。）你倒是說出

來我聽聽。（走上御座近處，搖天皇肩膀。）你倒是說出來我聽聽啊。

天皇

(立，懸) 哎呀，寶貝，我沒有惹你什麼。我的意思只是說你既然向陸軍大臣借過一回錢，那末，不妨再向他試試看。這叫一客不煩二主，不是方便些嗎？

天皇
皇后

(哭，走下後桌前。沒有那一份本事，就別當皇帝。瞎吃什麼醋哇？)

(走下寶座，接近皇后右邊。)，寶貝，請你不要哭。是我不好，惹你生氣。有什麼話，回頭宮裏說去。在這殿上吵吵鬧鬧的，看教他們笑話？咱們是當皇帝皇后的，是不能隨便亂哭亂叫的。這有失體統啊。

天皇
皇后

你怕，我不怕。什麼體統不體統？你不能在這個殿上公開的欺負我。那裏欺負你？不過說一句玩笑話。咱們多年的老夫老妻，還在乎嗎？得啦，別哭啦。

皇后

不錯，我近來跟陸軍大臣那個老東西稍微接近一點。可是我那都是為你呀。教你維持皇帝的面子，我不能不委曲求全哪。

天皇

這是你的苦心，我謝謝你。得啦，寶貝，你別生氣，我跟你陪禮。立整！敬禮！(向皇后行軍禮。)

天皇
皇后

(破涕為笑，眼斜視餘人) 叫別人看見，什麼樣子？

(向甲乙侍臣看時，甲乙侍臣急假裝不見，走向門口與班長閑談。)，沒有關係。那一家夫妻不是這樣？也許他們老百姓的夫妻之間更失體統些。

天皇
皇后

可是，今天的晚飯怎麼樣呢，還沒有錢買米？

宮裏真找不出來一點可當的東西了嗎？

這還用問嗎？昨天，我的一條單褲子都拿去當了。

天皇

「噫，這可怎麼好呢？（在屋內來回走動，最後看見那個他國璽。）哈哈，難道把這個國璽送到當舖裏？哈哈！（他自然不相信那會成爲事實）

天皇

爲什麼不可以呢？這是個鍍金的，線比別的破舊東西值錢些。

天皇

「噫，什麼話呀？我不過跟你說着玩，天下只有皇后當褲子，那有皇帝當國璽的呢？笑話，笑話！」

皇后

（拿起國璽）我想把這個國璽去押當了是對的。近幾個月以來，各部大臣辦理國事，都是自作主張。誰還向你呈報呢？這個國璽簡直成了一個廢物，因爲你已經好久好久沒有用過牠啦。與其在桌子上白白的放着，何如廢物利用，當了牠，得點錢買米吃呢？等和中國的戰事結束了，咱們有了錢，再贖了出來，在那兒擺着，又有什麼妨礙？

天皇

（要奪回國璽）不，不，這要不得。這個國璽在這桌子上擺着，倒是很好的裝飾品。我當皇帝，別的不講究，這個面子我是講的。常言道得好：『人憑良心，官憑印信。』我作皇帝就憑的這個國璽。要是沒有這個，你看我還像個皇帝嗎？何必講這個虛面子呢？沒有米作飯是真的。（奪着要走去）

天皇
皇后

不行，不行，你當着他們的面，爭奪奪奪的，這太教我難堪啦。

（奪着不放）那沒有關係，我自有辦法。（天皇不再堅持。皇后向餘人說話。）諸位，只因他們軍人要來侵略中國，弄得皇宮裏頭勞苦得不得了。我是要把這個國璽拿去當咯，好拿錢買米作飯。這個國璽雖然並不值很多的錢，但究竟是鍍金的，也還可以墊補墊補。等當了錢回來，我明天請你們諸位吃酒哇。（笑謎謎的

〔一手抱著國璽，一手提袍，給他們行一個西洋中古提裙禮。〕

衆人（各按規矩行禮）不敢當，不敢當，謝謝皇后

我看還是不拿去當的好。

皇后（走到小門口停步，看了看她的手表。）照規定的時間，你還得在這兒坐

等一點鐘二十分。（稍一思想）好吧，等一會兒我還來陪着你玩，免得您一個人

在這兒無聊，悶得慌。（向天皇擺手告別）寶貝，再見！

天皇（在室內走來走去）『人憑良心，官憑印信』，我如今成了一個光禿皇帝了。可

憐，可憐！送子娘娘啊，再一輩子千萬不要再教我降生在這個日本皇帝的家裏了

。

△忽然，班長由外面以手示意給甲乙侍臣，甲乙侍臣又示意給天皇，似乎外面有某大臣要來朝見。于是各就原位，天皇急忙登上寶座，大家都裝模作樣，維妙維肖。

△約一分鐘後，只見班長向門外遠遠查視，很失望的進來向天皇報告，行軍禮。

班長報告陛下，剛才我聽見遠遠的有腳步聲響，奴才以為是各部大臣進來朝見。經奴

才細心察視，原來是宮裏養的一條御犬。

衆人（同聲斥他）噤，冒失鬼！（班長退下）

天皇（狗也跟我開起玩笑來啦。（站起）我不是泥塑木雕的，不能老坐在這裏裝模

作樣的等他們。（走下寶座）

甲侍臣其實陛下儘管在屋裏走動着，等有人來的時候，再坐上去。

天皇

（在屋內走動着）我是活的，我不能死坐在那裏。

△走了幾趟，忽然要向小門口逃出，却被甲侍臣攔阻。

甲侍臣

陛下往那裏去？陛下往那裏去？

乙侍臣

（也走近勸阻）在朝見的這兩個鐘頭以內，照規矩，陛下是不應該離開這裏的。

天皇

（走近乙侍臣）我要去拉屎。難道還不准我去拉屎嗎？

乙侍臣

請陛下忍耐一點。

甲侍臣

對了，請陛下忍耐一點。

天皇

（立在甲乙侍臣之間，厲聲斥責乙侍臣。）我忍耐不了！（又斥責甲侍臣）我忍耐不了！

乙侍臣

這是本朝歷來的體制，不可輕易改的。

天皇

改，改，非改不可。誰說不能改？我今天就要把這條規矩給改咯。難道你們想把

我憋死啊。我當咯皇帝，連拉屎的自由也都沒有咯嗎？（在屋內急躁的走動着，最後，他仍要走出，却仍被甲侍臣阻止。）

甲侍臣

請陛下再忍一點，恐怕頂多也只有一點鐘啦。陛下是偉大的。

乙侍臣

陛下是偉大的。

天皇

（先打甲侍臣一掌，再打乙侍臣一掌。）你偉大！你偉大！他媽的，我不願意偉大。再忍耐點！我鬧肚子，你們知道不知道？再忍耐點，我就拉褲子裏頭啦。

甲侍臣

陛下說的倒是有道理。只是怕陛下離開一會兒，將來傳到外面，老百姓紛紛議論，恐怕有損陛下的體面。

天皇 依你之見，我是非拉到褲子裏頭不可，是不是？

甲侍臣 奴才沒有這個意思，奴才沒有這個意思。

乙侍臣 離開是不能離開，可是拉屎又不能不拉屎，最好是想一個兩全其美的辦法。

天皇 對啦，想一個兩全其美的辦法：我可以去拉屎，天皇又不離開這裏。

甲侍臣 哈哈，那怕只有孫悟空才有那樣的辦法。

天皇 噫，（用手一拍空氣）有啦。（餘人都莫明其妙。天皇手指甲侍臣）脫，把你的衣服脫略！

甲侍臣 （以爲要挨打）陛下要幹什麼？

天皇 教你脫，你就趕快脫！（他自己也脫上衣）

甲侍臣 剛才奴才不過隨便說了幾句話，請陛下饒恕奴才這一次。

乙侍臣 請陛下不要跟我們奴才一般見識，陛下是偉大的。

天皇 （向甲侍臣）把你的衣服給我。（接過甲侍臣脫下的衣服，把他的衣服遞給甲侍臣。）穿上。

△甲侍臣穿上天皇的衣服，天皇穿上甲侍臣的衣服。

現在你代表我在這裏當天皇，我代表你到御毛房裏去拉屎。

△甲侍臣是很惶恐的，可是天皇却很得意。天皇剛要跑出，只見正門外緊張起來。班長急急走近，低聲向甲侍臣報告。

班長 報告陛下——（忽悟不妥）哦，不對，你不是真天皇。（走下真天皇）報告陛下，外面有一位大臣向這裏走來。（退出）

天皇 哎呀，這可怎麼好？

甲侍臣 哎呀，這可怎麼好？

天皇 （向甲侍臣）快脫衣服，換過來！（兩個人剛解開一兩個扣子）哎呀，不行，不行，這來不及啦。（直搔頭）來，（拉甲侍臣上寶座）你坐上，當一會兒天皇。

甲侍臣 要不得，要不得！（已經坐上寶座）

天皇 要得，要得，那個說要不得！（他自己立在甲侍臣應立的位置，儼然甲侍臣。）

甲侍臣 要不得，要不得！

天皇 要得，要得！

△既然天皇說『要得』，那只好是『要得』了。可是待了一會兒，實在有點『望之不似』，天皇自己妥協了。

天皇 對啦，要不得，要不得！（向甲侍臣）你下來。（甲侍臣下來，天皇坐上寶座。

待了一會兒，先看了一看甲侍臣穿的衣服，又看了一看他自己身上的衣服。）「噫，更要不得，更要不得！」（走下寶座，在屋內走着，轉身問班長）「這一次不是一條狗吧？」

班長 （低聲）不是，不是。快一點吧，他已經走近啦，是西園寺公。

天皇 （低聲）誰？

班長 （低聲）西園寺公。

天皇 哦，他呀！他老先生老眼昏花，咱們可以糊弄他一次。（推甲侍臣坐寶座上）來

，還是你坐在這裏，我——

△天皇的話還沒有說完，只聽班長喊敬禮的口令，眼看就有人進來。天皇只得蹲在寶座後邊。

△進來一位老邁龍腫，行路蹣跚，身穿和服，手持短杖：原來這就是世界聞名，老而不死的日本現今惟一國家元老，朝廷重臣，西園寺公望。他走到御桌前，行了九十度鞠躬禮。

西園寺（缺牙，口齒不靈。）陛下王風輕寒！（他應該說「萬福金安」。）

甲侍臣（不敢當，立起。）我很好，我很好！（天皇見他說的不得體，急拉他坐下，以手示意，教甲侍臣不說話，只用手式，天皇代他說話。以下天皇代說，甲侍臣打手式，表演變奏。）原來是西園寺公，你好？

西園寺承陛下垂問，賤體很好，謝謝。

甲侍臣（天皇代說）看個座位。

乙侍臣是。（這時他已經挪了一把椅子放在左桌前。）

西園寺謝謝陛下。（坐椅上）

甲侍臣（天皇代說）寺公是什麼時候從釜山貴府來到東京的？

西園寺（耳聾是會誤事的）什麼，今天中國空軍又來炸我們東京了嗎？（甲乙侍臣笑了，天皇也笑了，但天皇急拉甲侍臣的衣服，禁止他笑。）

乙侍臣（翻譯）陛下問您是什麼時候來到東京的？

西園寺哦，哦！（自己也笑了）剛到，就進宮來朝見陛下，車子還在宮門口停着呢。

甲侍臣（天皇代說）這末說，寺公這一次進宮一定是有要事上奏咯。

西園寺是。容臣先問陛下，陸海軍部兩位大臣今天已經來見過陛下沒有？

甲侍臣（忘了，自己說話。）沒有，沒有。（天皇急拉止他，搖頭指甲侍臣的口，又用手指自己的口，甲侍臣點頭。）

西園寺臣接到這裏的電話，說是陸軍大臣和海軍大臣主張我們今後要與美國絕交，拉攏

德義，反對英國，他們主張不但要繼續侵略中國，並且要出兵去打蘇聯。唉呀取

這些後輩小娃子們，實在是太不自量了。這不但使我們日本孤立，簡直是自了

滅亡。（立起，走近寶座前）說實話，我們日本本來是一個紙老虎，跟中國打，

兩年多，已經是筋疲力盡，紙老虎被人看穿了，眼看着不可收拾，進退兩難，那

裏還敢與世界為敵？

甲侍臣（天皇代說）哦，他們內閣會議已經決定了嗎？

西園寺聽說已經決定啦，今天他們就要來上奏陛下。噫，（同坐原位）那裏有什麼會議

，不過是陸軍大臣和海軍大臣兩個人的主張吧了。

甲侍臣（天皇代說）寺公的意見以為應該怎樣辦呢？

西園寺據老臣看來，（立起，走近御桌）這個主張是萬萬行不得的。這不但要亡國，還

要滅種。老臣以為，美與現在的態度自然有點對不起我們，而且給了我們一個很

大的打擊。可是，我們應該裝着不在乎的樣子，仍然要拉着她不放。義大利是一

個十足的勢利小人。可是我們也不要得罪她。英國呢，是一個老奸巨滑，這一次

我們在中國打仗之所以越打越失敗，差不多都是英國從中作祟。可是我們不但

要反對她，且還要拉攏她。這叫作：『碰到灣腰樹，而不能不低頭。』

甲侍臣

（天皇代說）對蘇聯應該怎麼樣呢？

西園寺

蘇聯的軍力固然可怕，她的主義是尤其可怕，究竟我們應當怎麼樣對付她，老臣至今還沒有想出來一個妥當的辦法。

甲侍臣

（天皇代說）中國呢？我們是不是還繼續跟中國打下去？

西園寺

（走近御桌，手扶桌的左外角，）嗟呀，這件事情自始至終我都是反對的。中華民族是我們的老祖宗，那有子孫去打老祖宗的道理？

甲侍臣

（天皇代說）寺公今天遠道而來，對於國事一定有什麼高見。

西園寺

（慢慢走回椅處）愚臣現在已九十多歲了，感陛下天地厚恩，不敢不盡力圖報。對於英美義德蘇各國，老臣的意見在上邊已經大致說過了。對於中國，只要我們趕快撤兵，向國民政府賠禮，認罪，其餘的事也就好辦啦。

甲侍臣

（天皇代說）可是，這對於我們日本的面子上不是有點怪難為情嗎？

西園寺

（坐下）嗟呀，這有什麼難為情呢？子孫作錯了事向老祖宗認罪還不是應該的嗎？難道一錯就要錯到底，等着老祖宗打我們屁股板子嗎？老臣就是怕陸海軍大臣那兩個野娃娃一味的犟幹，弄到亡國滅種的大禍，所以趕來上奏陛下，請陛下無論怎麼樣不要准許他們的主張，國事才有辦法。

甲侍臣

（天皇代說）寺公今天所奏甚是，甚是，我一定照辦。（稍停）寺公遠道而來，一定還沒有吃飯，就請寺公在宮裏用晚便飯。

西園寺

（立起）謝謝陛下，老臣是不敢當的。

甲侍臣 (天皇代說) 請寺公不要客氣，宮裏隨便添一個人吃飯是毫不在乎的。

西園寺 謝謝陛下厚恩。老臣遵命就是。

甲侍臣 (立起，天皇代說。) 好，請寺公後邊坐。

西園寺 謝謝陛下，(向甲侍臣行九十度鞠躬禮) 再見。

甲侍臣 (點頭，天皇代說。) 再見！

△西園寺向正門走出，班長喊敬禮口號，衛兵行禮。

天皇 (立起，推走甲侍臣下去) 你躲開，讓我坐下歇一歇呀。唉呀，可把我累死啦，

兩條腿都麻啦。(用麻木的腿走到賀座，坐下。)

△甲侍臣仍侍立於舊原先的舊位置。

天皇 (忽然立起，擬走下寶座。) 哎呀，不得了，不得了！

甲侍臣 (阻止天皇) 陛下要往那裏去？

天皇 到毛房裏拉尿去，都快拉到褲子裏邊啦。(由小門口跑出去)

△甲乙侍臣與班長都相聚大笑。

乙侍臣 這半天真够難為咱們的天皇啦。

班長 他這老人家還不拉痛快？

△大家又大笑。

乙侍臣 (手指西園寺坐過的椅子對甲侍臣說) 咳，剛才我發出來的，現在歸你把他搬

回去。

甲侍臣 我，天皇？(揉起胸脯，擺架子。) 你敢教我天皇給你搬椅子？(道白，因為他

會唱中國歸劇。），奴才，你好大胆！

乙侍臣 你，天皇？狗屁！脫了這件衣服，你也是肉包骨頭，跟我一樣一樣，小子！（攥住乙侍臣的耳朵，拉到椅子處。）來，來，乖乖的把椅子搬回去。

甲侍臣 是，是，是！算你比我天皇厲害，成不成？噫！（念國音去聲）（他搬椅子到原處）

班長 喂，你們倆要在這金碧輝煌上打打鬧鬧，（挺起胸脯）本班長是要糾正你們的。（怕裝得不像，又向前走了兩步，再咳嗽了一聲。）啊啞！

乙侍臣 噫噫噫噫，一個小小的班長，你又裝什麼蒜哪！（腳踢班長屁股）滾出去啦！

班長 （跑到另一邊）噫噫噫，別動手動腳的！
甲侍臣 喂喂，別鬧，別鬧，聽我講。剛才西園寺那老頭子要不是他老眼昏花，可真不好辦。尤其是他走近鼻子，站在這裏的時候，（走到所指的地點）站的那末近，我只出汗，生怕露陷。

△這時，正門外有一點騷動，兩衛兵交頭接耳，似有重要事情發生似的。班長向衛兵查問。

班長 什麼事情，什麼事情？

△兩衛兵低聲告訴班長，甲乙侍臣也轉向外注意。班長查問後，進來報告。
班長 （嚴重的口氣）外面有消息，說中國空軍這時候已飛進日本境內。

乙侍臣 噫，那裏噫。中國空軍只在白天，夜間從來沒有來過。一定是謠言。不可信。我們把早朝改為晚朝，就是爲避免空襲。

甲侍臣

（一定是謠言，不可靠。）（書歸正傳）你們想，要是一黨一派，我自然沒有什麼，可是天皇就有點難為情啦。可是那老頭兒直在這兒囉唆，什麼，（以下摹倣西國寺的口吻）：『子孫傳了事，向老祖宗認罪這不是應該的嗎？』什麼：『難道一錯就要錯到底，等着老祖宗打我們屁股板子嗎？』（又走上寶座，坐着，摹倣天皇的口吻。）『寺公還近而來，一定還沒有吃晚飯，就請寺公在宮裏用點便飯。』（他是一邊聽着，有時一邊笑着，因為太好笑了）

△班長與甲侍臣指着來扮西國寺，但班長推開乙侍臣，得到好位置。

甲侍臣

（失聲了，躲在一邊）討厭！

班長

（站在屋中，摹倣西國寺的姿態動作與口吻）謝謝陛下厚恩，老臣違命就是。

乙侍臣

（又用腳踢班長的前身）滾你的班長！

△班長笑着走往一邊。

甲侍臣

（還想開玩笑）『好，請寺公後邊坐。』

乙侍臣

（向甲侍臣猛一伸拳頭）滾你的天皇！

△班長大笑，甲侍臣在寶座上笑得前仰後合。他剛要下寶座，只聽小門外有腳步聲。再想走下，已是來不及了，只見皇后進來。班長急走出門外，乙侍臣急侍立一旁。甲侍臣還想坐上寶座。暫躲一時，誰知皇后竟走上寶座，兩手從後撫天皇（不，這是甲侍臣）兩肩，怪親愛的。

皇后

陛下，各部之臣一定都還沒有來吧，我來陪陛下要一會兒好不好？（甲侍臣不敢回答，險不由將向外竄躲。）（寶貝，國璽我已經派入拿去當啦，還沒有回來，來

不及買米。宮裏頭還剩的有一點灰面，我打算給陛下烙大餅吃。聽說西園寺公要
在這兒吃晚飯，好的，剩下的灰面，烙餅，足夠咱們三人吃的。（甲侍臣更把臉
轉向後。皇后更伏身近甲侍臣，她的頭放在他的頭上，一搖一擺的，親昵的說着
）爲什麼不說話呢，寶貝？你不喜歡吃我烙的大餅嗎？

乙侍臣
皇后

（想對皇后說穿了）皇后，這不是！

（斥退乙侍臣）什麼不是，不是？（乙侍臣只得退往一邊。）寶貝，烙大餅啊，
是用小火，多加油，大餅捲大蔥，吃起來香着呢。（甲侍臣仍不說話，她抬起頭
看甲侍臣）寶貝，寶貝，兩手把甲侍臣的轉向後，兩手捧甲侍臣的臉）噢，寶貝
生我的氣哈！（像哄小孩似的。可是仔細對甲侍臣一看，才發現這是假天皇，叫
了一聲，撒腿就往小門外跑了。）

△甲侍臣跪下寶座。三人在屋內大笑。

乙侍臣

（笑着）你，皇后竟然愛上你了。

班長

（擁抱着侍臣，摹倣皇后的口吻。）——你不喜歡吃我烙的大餅嗎，寶貝？——

甲侍臣

（擁抱着班長）滾開！今天你們倆儘搗亂啦。

△三人大笑

△這時聽見小門外有腳步聲，甲侍臣，急望小門外一看，趕緊示意肅靜，於是班
長急跑到門外立着，甲乙侍臣各就應立的位置，伺候着。只見皇后攙扶天皇進來
。

皇后

（邊進，邊說。）陛下，你這一次拉的痛快吧？

天皇 還好，還好，可是把腿都蹲酸啦。

皇后 陛下，你趕緊把衣服換過來吧，不然，也許會叫別人錯認咯。因為，剛才在外邊我還以為你是他呢。

天皇 對啦，（對甲侍臣）來，換過來吧。（對皇后）這樣子，讓他在這裏擺天皇的架子，我本人可以去拉屎，這叫兩全其美。

△天皇與甲侍臣換過衣服，皇后幫忙天皇穿衣。

皇后 肚子好噉，以後不要再這樣鬧啦。不然，是會弄出大笑話的。（天皇穿好衣服）陛下請坐上去吧，我到後邊給你烙大餅去。（擺天皇上寶座）

天皇 你在這兒陪我一會兒，鐘點也快要到啦。各部大臣也許就不來啦。（拉住皇后的手不放）

皇后 可是，西園寺公還在後邊呢，我必須去招待招待他呀。

天皇 管那個老東西呢，你要招待，應當招待我呀。（對甲侍臣）去，去，拿一個小燈子來。

甲侍臣 是。（由小門出）

天皇 （讓皇后坐在他的寶座左扶手上，用左手圍攏皇后的腰，右手拉她的右手。）寶貝，你烙大餅的面已經和好了嗎？

皇后 和好了，就只等着烙呢。

甲侍臣 （拿小凳子進）陛下？

天皇 放在這邊。（指寶座右邊地，甲侍臣把小凳子放在所指的位置上。）假使真的各部

大臣有來的，你就在這裏躲一躲，前邊這張桌子高，他們不會看見你。

皇后 嗟呀，可是如果教他們看見咯，那多末難爲情。

天皇 不怕的，天不怕的，寶貝，寶貝！——（剛要與皇后接吻）

△只見班班外，向甲乙侍臣示意似有人來，乙侍臣即走近御桌前報告。

乙侍臣 陛下，（手背叩門外，示意。）各部大臣——

△甲侍臣的語沒有說完，只聽班班喊敬禮口令，即趕緊退到後桌左端，侍立。天皇也趕緊拉皇后坐小凳上。

△日本首相，外交大臣，陸軍大臣與海軍大臣次第走進。首相與外交大臣各穿制服，平列在御桌前，向天皇行鞠躬禮說『陛下健康』後，走向後桌右端，首相稍退，顧外交大臣走過，坐在後左椅上，首相坐後右椅上，

△陸軍大臣與海軍大臣各穿制服，平列在御桌前，行禮說『陛下健康』後，海軍大臣經由左桌外，坐向左桌後外椅上，陸軍大臣經由左桌右端，坐向左桌後右椅上。

天皇 （右手拉着皇后的左手）今天晚上各位大臣有何國事上奏？（用手輕輕打着皇后

放在他膝上的手，自然有時，他和她還要相對微笑。有時，他只顧和皇后相對微笑，似乎不會注意各部大臣的陳奏。）

首相 （立起）今天內閣開了一個會議，陸軍大臣有一個主張！

陸軍大臣 （立起，插嘴。）首相，自然是我最先提議的，也可以說是我和海軍大臣主張最力的，但是如今已經由內閣會議通過，就不必再說是我的主張，因爲以後我們

大家要負責的。

首相 是，是。(陸軍大臣坐下)陛下，陸軍大臣的主張，(陸軍大臣向首相睜眼)內閣決定了一個國策：日本現在第一，要跟美國絕交，第二，要拉攏德義，第三，

第三，第三：(有一點忘辭)

海軍大臣 (立起，提示。)第三，要反對英國。因為我們日本的海軍足以打敗英國的

海軍。(坐下)

首相 不錯，不錯。第四，要和蘇聯接近，第五，第五：(首相的腦子有毛病，他又忘辭了。)

陸軍大臣 (立起，插嘴。)要繼續侵略中國，第六，要實行南進政策。(坐下)

首相 對的，對的。因為目前日本的外交是完全失敗，在國際上陷于孤立的地位。

外交大臣 (立起，解釋誤會。)陛下，我是外交大臣，對於這件事，我應該有一個說明。

現在我們的外交並沒有完全失敗，只是以後我們要作到自主的外交。我們也不是孤立，我們以後要獨立。自主，獨立，這是勝利，不是失敗。(坐下)

首相 外交大臣這個說明是很對的。這是內閣的呈文。

△首相用手，的呈文由甲侍臣遞呈天皇面前，天皇用左手拉著皇后左手，並用右手拍打他左手掌，兩人相對微笑。因之，並不會理會各大臣等的話已說完，呈文已擺在他的面前。首相不覺一怔。甲乙侍臣已相對吃驚。甲侍臣咳嗽一聲，促天皇注意，但是沒有發生效用。

首相 陛下，(無效)陛下！

天皇（恍然大悟）急丟了皇后的手。哦，哦，你的話已經說完了嗎？首相 呈文已經送上。（坐下）

陸軍大臣（立起）請陛下蓋用國璽（坐下）

天皇（這才看見面前的呈文，急拿起，假裝翻閱一番。）哦，這是你們的呈文，很好，很好，字寫得很好。好，好，我這就蓋用國璽。甲乙侍臣大驚，因為他們知道國璽已在當店裏了。皇后拉天皇的衣服，促他注意。但天皇以爲皇后在和他調笑，着閉了一隻眼睛來答覆她。天皇伸手去抓國璽，却抓了一個空！這才恍然大悟，但他是有天才的，他會撒一個小謊。）哦，這個呈文我還要拿去仔細研究研究，明天再送還你們吧。

陸軍大臣（立起）無論如何，請陛下即時蓋用國璽。（坐下）

海軍大臣（立起）蓋用國璽以後，馬上就可以施行。（坐下）

天皇 對是對的，不過我還要拿去研究研究哇。瞎，其實，陸海軍大臣有什麼主張。內閣一通過，就去照辦好啦，上奏不奏上有什麼關係呢？

陸軍大臣（立起，把棒子一拍，嚇了大家一跳，）陛下這話豈有此理！請問，我是一個大臣，難道我不該有所主張嗎？

海軍大臣（立起，也拍棒子。）我是海軍大臣，難道我也不該有所主張嗎？

陸軍大臣 我們的主張就不可以通過嗎？通過了就不可以上奏你陛下嗎？你陛下批准，蓋用了國璽，就不可施行嗎？那一次不是手續完備，那末你陛下何必挑眼呢？

天皇（也立起，也拍棒子。）我陛下不是挑眼，我陛下是要管教管教你們。看看日本

是我當家還是你們當家。老實說，你們這個呈文我不盡用國璽，我不批准，因為我根本不贊成你們這個瞎主張。（皇后時拉天皇的衣服，天皇不理她。）這個主張是萬萬行不得的。這不但要亡國，還要滅種。美國現在自然有點對不起我們，可是我們應該裝着不在乎的樣子，仍然要拉住他不放。義大利是一個十足的勢利小人，可是我們也不要得罪她。英國是一個老奸巨滑，這一次我們在中國打仗之所以越打越失敗，差不多都是英國從中作祟。可是我們不但不要反對她，而且還要拉攏她。這叫作「碰着轅腰樹，不能不低頭。」至於中國，中華民族是我們的老祖宗，那有子孫去打老祖宗的道理？乾粹，從中國撤兵，向國民政府賠禮認罪，其餘的事也就好辦啦。（他發了從來沒有發過的雷霆之怒，滔滔不絕的把西園寺的話背了一遍，說的有條有理，頭頭是道，直說的多數人驚服，點頭不止。天皇很得意的坐下休息。）

△陸海軍大臣怒髮沖冠，掏出手槍，端着向御棹處衝來。天皇急往御桌後外躲，皇后也趕緊趨到御桌底下。要不是首相與外交大臣從後桌右端跑過來擋住陸海兩位大臣的去路，天皇就要和他們正面衝突了。

首相 二位大將軍，有話咱們慢慢上奏，不要驚動聖駕。

外交大臣 是的，是的，我們的槍口是應當向外的。

陸軍大臣 （又要衝上去，但被首相攔住。）你他媽的混蛋！要知道，我的主張就是內閣

的主張，你不批准，也得批准，不盡用國璽也得蓋用國璽。用不着你去研究。首相 剛才陛下不過是那末說說罷了，其實陛下是一定會批准的。閣下何必生氣啦？

陸軍大臣

老子一輩子沒有碰過釘子？，你他媽的給我釘子碰，你長了幾個腦壳？（越想越生氣，推開首相等人，衝上寶座，差一點擱住天皇，天皇終於很快的由寶座右端跳下，逃到左邊桌前避難。這時，陸軍大臣立在寶座處海軍大臣立在寶座右端後，首相與外務大臣在御桌前，皇后在御桌底下哆嗦成了一團，一動也不敢動。天皇（在左桌前）那個皇文，（指御桌上的皇文）我不想再研究啦，我現在批准批准。

陸軍大臣

（把手槍扣的一聲放在御桌上，手指天皇）你他媽的是我們日本的漢奸！我們陸海軍大臣苦心苦意，東殺西戰，打來的天下給你坐皇帝，有什麼對不起你。你今天給我這樣的不下台？剛才你說的話丟我們日本人的臉！你他媽的是我們日本人的漢奸！（說完，氣越發大了，拿起手槍，就要從御桌右衝下，多虧首相等人跑去攔阻，天皇直嚇作一團。）你他媽的是我們日本的漢奸！

△正在這時，西園寺從小門口急跑進來。

西園寺

外面有空襲警報，外面有空襲警報！

班長

空襲緊急警報，中國飛機已經來到啦。

班長

△眾人都站在正門口向天空瞻望，果然，飛機聲已在門外空中大響。

△眾人多數都向棹底下藏躲，天皇就躲在左邊棹下。

△陸軍大臣想從正門走出，爲班長所阻。

班長 不行，您瞧，外面危險，您到棹子底下躲一會兒吧。

△陸軍大臣又想從小門口走出，但又爲甲侍臣所阻。

甲侍臣 不行，您瞧，外面危險，您到棹子底下躲一會兒吧。

△陸軍大臣只得慌慌張張，跑到御棹底下，與皇后享受共同的命運了。

△外面天空，飛機聲越來越大，爆炸之聲不絕于耳。

(閉幕)

廿九年十月底修正

四川省圖書館藏
本館查定委員會發給審定字號六一第壹查証



中華民國三十年二月初版（第一次）

鐵風劇叢
第二種
幹不了也得幹

每冊 0.00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編著者 陳治策

主編者 范德烈

發行人 簡樸

地址：成都東城根街

發行所 鐵風出版社

地址：成都東城根街

經售處 全國各大書店

版權不
所翻印

82
-152938

(4)

BC
1
34.6
2